

『老乞大』各版本中所見的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

— 并論元明清的處置句 —*

遠 藤 雅 裕

1. 前言

處置式自從王力先生提出以來¹⁾一直是熱門研究題目，很多學者從語法學、歷史語言學、方言學的角度來研究處置式。在現代漢語裡，用「把」字表示處置的一般叫做「把字句」（呂淑湘 1948 等），有時把「將字句」包含在內。處置式與把字句，其覆蓋的範圍雖然在各學者之間稍有出入，但是無論叫做處置式還是把字句，其句法意義基本上一致²⁾。這個原型句法意義可以說是「動作者（甲）對某種事物（乙）加以某種行為，乙受甲的行為變成某種狀態（或導致某種結果）」³⁾。本文把擁有這種意義的句式叫做處置句，把在處置句裡出現的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等詞稱做處置標誌（disposal marker），暫且不論這些標誌是介詞還是動詞⁴⁾。

已經有很多學者討論過處置句的句法意義、來源、演變原因等。就歷史方面來說，已經對「以」「將」「把」等處置標誌的來源、演變情況和替換原因提出了不少看法。他們主要討論先秦到唐宋之間的現象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不少學者已經討論了元明清的處置句（孫占林 1991、崔希亮 1996、汪大昌 1998、蔣紹愚 1999 等）。

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參考先人的研究，弄清元明以後的處置標誌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的替換規律。這次主要使用『老乞大』的四種版本以便能觀察到包括動詞功能等在內的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的全面意義和用法的演變。為了解釋替換的原因，本文採用了精化（refinement）與類化（analogy）的概念（Li1980、Her 1994）。最後，再對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各處置句的替換原因以及「拿」字處置句沒有充分發達的原因進行探討（孫錫信 2001、于紅岩 2001）。

2. 使用語料

『老乞大』是高麗和朝鮮朝時代的漢語會話課本，它描寫了從高麗（或朝鮮）首都到元代大都（或北京）的旅程，客觀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北方社會的情況。其語言代表了以北京為中心的漢語方言（장광（鄭光）等 2000・鄭光 2003），大致可以認為是山東北部以北的漢語方言（太田 1953・1969）。

本文使用的語料如下：

〈一〉『老乞大』各版本（使用竹越孝先生所製作的電子版本。在此表示由衷感謝。）

- (1)『舊本老乞大』刊刻於元末⁵⁾（簡稱為『舊』）
- (2)『翻譯老乞大』刊刻於 1517 年（簡稱為『繅』）
- (3)『老乞大新釋』1761 年序（簡稱為『新』）
- (4)『重刊老乞大』刊刻於 1795 年（簡稱為『重』）

〈二〉『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』刊刻於 1695 年（簡稱為『張本金瓶梅』）

為了與『老乞大』對比，使用了『張本金瓶梅』。使用的語料是根據齊魯書社版的電子版本（網址請看參考文獻）。這裡雖然刪去了不少魯南蘇北方言，但可以反映明代後期以山東為中心的語言⁶⁾。因時間的關係，這次只調查了自第一回至第四十回的部分。

3. 處置標誌的興衰機制

大部分學者主張或支持處置標誌是動詞虛化而形成的語法化（grammaticalization）的學說⁷⁾，但是各學者對「將」「把」等具體的處置標誌的形成或者替換現象持不同的看法。

語法化（虛化）的說法是連動結構「 $V_1 + O_1 + V_2 + O_2$ 」的前項動詞（ V_1 ）漸漸地丟失具體的動詞意義，最後變成沒有具體意義而只有語法意義的虛詞。例如，動詞「將」原來有「率領」義，而且有構成連動結構的傾向，在這個連動結構中後來獲得了「執持」義，同時它的詞義已經開始抽象化，而且它的賓語從能「掌握」的對象擴大到不能「掌握」的對象，結果成了專門表處置的標誌了（張麗麗 2001）。呂淑湘 1948、祝敏徹 1957、王力 1958、陳初生 1983、貝羅貝（Peyraube）1989、錢學烈 1991、蔣紹愚 1994・1999、吳福祥 1996、魏培泉

1997、李文澤 2001、何亞南 2001、張麗麗 2001 等都指出處置標誌的形成中有語法化的現象。

貝羅貝 1989 對處置句形成的機制已提出過如此看法：形成處置句有兩個側面，就是共時變化和歷時變化，共時變化是連動結構的兩個賓語 O_1 與 O_2 指的東西一致 ($O_1=O_2$)；歷時變化刪去後項賓語 (O_2)，前項動詞被重新分析為介詞；如此形成了「 V_B+O_1+V 」⁸⁾的處置句。

語法化是一個對形成處置標誌過程的解釋，是觀察單一的語言單位（即「將」「把」等詞以及包括這種詞的句子）的歷史變化而總結出來的。一方面，詞匯興替 (lexical replacement) 和類化、精化等概念是就幾種處置標誌或句法之間的關係而言。

詞匯興替是在已經存在的一定處置句格式裡，應有某種語言單位（比如說介詞）的部位替換其成員。即在如下的格式中，處置標誌 $[V_{BX}]$ 換成 $[V_{BY}]$ ，具體地說，「以」字換成「將」字，「將」字換成「把」字。

$$(1) [V_{BX}] + O_1 + V + O_2 \rightarrow [V_{BY}] + O_1 + V + O_2$$

在詞匯興替的過程中，類化起了一定的作用。類化是某詞 X 擁有的功能 f_1 、 f_2 …之中，詞 Y 擁有其中的一個功能（比如 f_1 ）時，詞 Y 一般向獲得詞 X 的其他功能的方向發展 (Her1994:272)。梅祖麟 1990 主張先有處置標誌「以」類化動詞「將」的現象，纔有「將」虛化為處置標誌的現象。吳福祥 1996 承認「以」與「將」之間有類化現象，提出了與梅說相反的看法：就是動詞「將」先虛化，然後受「以」的類化。筆者認為，如果「以」字的虛化程度很高的話，與動詞「將」重複的功能將會極少，而動詞「將」受「以」字類化之前開始虛化的話，會很容易受到「以」字類化，因此筆者認為吳說是妥當的。

梅祖麟 1990 還指出「將」的虛化程度加深而成為處置標誌以後，放在受事前置句前，會便於別於被動句。

$$(2) S_P + V \rightarrow V_B + S_P + V$$

在處置句格式中的詞匯興替時可以看到「以」類化「將」，「將」類化「把」，「把」類化「拿」的替換過程 (Her1994)。

Her1994 還指出詞彙興替過程中可以觀察到精化的現象。精化是如下的現象：詞 X 擁有多數的功能 f_1 、 f_2 …時，一般起減少這些功能的作用 (Her1994:272)。最早指出這種精化現象的應該是李英哲。Li1980 指出在「于（於）」被其他詞代

替的過程中能觀察到精化現象。關於在處置標誌的興替過程中能否觀察到精化現象，尚有一些爭議；魏培泉 1997：586 批評 Her1994 說「在他描述的變化中，我們只看到類化，沒看到他所謂的精化」。本文根據這一論點，試圖指出在『老乞大』各版本中可以觀察到精化的具體情況。

4. 各處置標誌的形成時期

處置句的出現時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。關鍵就是「將」「把」虛化成帶有介詞性的處置標誌的時期。處置句形成時期的異同也可以說是處置「介詞」形成的異同。因此句式與處置句相同或平行的「拿本書遞給他」「拿茶喝」等句子一般被認為不是處置句。

雖然各學者之間有一些認定的異同，但可以總結出處置標誌「將」「把」唐代發展（太田 1957、王力 1990、吳福祥 1996、馮春田 2000、李文澤 2001 等），而「將」的出現早於「把」，有些學者指出處置標誌「將」東漢（馮春田 2000）、三世紀（刁晏斌 2001）、五世紀（梅祖麟 1990）出現。

5. 處置句的分類

我們在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之前，作為「作業假說」暫時規定處置句的範圍，換言說，暫且規定一下哪種句式屬於處置句。參考梅祖麟 1990、魏培泉 1997 等分類，本文如下規定（參看表 1）。

表 1 處置句的分類

			格式	例句
甲類	甲 1	處置(作)	$V_B + O + \text{當/做} + Y$ 包括「把～叫」類。	有人問著一句話也說不得時， 教別人將咱每做甚麼人看？ (舊 004 ⁹⁾)
	甲 2	處置(給)	$V_B + O + \text{給} + Y$	…遂將自己元買到，赤色驢馬 一疋，年五歲，左腿上有印記 憑大都管牙人羊市角頭街北住 坐馬二作牙人，賣與直南府客 人張五，… (舊 067)
	甲 3	處置(到)	$V_B + O + \text{到/在} + Y$	…，把那城圍在一箇山峪裏，… (舊 022)

乙類	乙 1	光杆動詞	$V_B + O + V$	因此， <u>將</u> 那人家 <u>連累</u> ，…（舊 039）
	乙 2	動詞前後有其他成分	$V_B + O + X + V + Y$	若是先與料呵，那馬則揀了料喫， <u>將草都拋撒</u> 了。（舊 018）
丙類	丙 1	V是不及物或沒有處置義	「把～怎麼樣/沒辦法/開玩笑」類	你如何 <u>拿</u> 人 <u>撒氣</u> ？（張本金瓶梅 024）
	丙 2	O 是施事		<u>把</u> 眾人都 <u>笑</u> 了。（張本金瓶梅 015）

6. 『老乞大』各版本中的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

現在我們觀察一下『老乞大』各版本中的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的使用情況。

6.1. 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的分布情況

近代漢語的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各有如下主要詞義或功能；「將」(1)「率領、攜帶、執持」義動詞，(2) 工具格標誌，(3) 處置標誌，(4) 助詞（用在動詞後，聯系動詞和趨向補語）；「把」(1)「執持」義動詞，(2)「給予」義動詞，(3) 工具格標誌，(4) 處置標誌，(5) 量詞；「拿」(1)「執持」義動詞，(2) 工具格標誌，(3) 處置標誌。

現在根據表 2（參看第 20 頁）敘述一下整體的情況。在『舊』裡，「將」的主要功能有如下三種：一）「率領、攜帶、執持」義動詞（將 1）、二）處置標誌（將 2）、三）助詞（將 3）。「將」總共出現 104 例，而「把」「拿」很少，各有 10 例和 7 例，使用頻率遠不如「將」。「拿」只有「執持」義動詞的用法。「將」是多義詞，而且這些義項都是常用的。

到了『翻』，「將 1」少了 12 例，而動詞「拿」多了 10 例，但是「將 2」和「將 3」的使用情況幾乎沒有變化。「把」的情況也是如此。

『新』裡出現了很大的變化。「將」的使用例數驟然下降到 6 例，與此同時「把」和「拿」的使用頻率劇增，前者有 41 例，後者有 38 例。「將 1」的「執持」義由「拿」來承擔¹⁰⁾，處置標誌「將 2」由「把」來代替，「將 3」消失了。『重』的基本格局與『新』相同。

整體的趨向可以如下總結：「將」為「拿」「把」等幾個詞所代替，其功能分

別由這些詞來承擔；處置標誌從『飢』到『新』的時間裡增加了，就是說處置句增多了。

6.2. 「將」的精化 (refinement) 過程

下面，根據上述的各版本使用情況，觀察一下「將」的代替過程。如上所述，「將」是多義詞，除「率領」「攜帶」「執持」等動詞義之外，還有做處置標誌、助詞等的功能。

6.2.1. 動詞「將 1」的替換情況

我們首先觀察一下「將 1」的替換情況（表 3¹¹⁾）。觀察四種版本的異同，最多的替換模式是「將→拿」，有 24 例，其次是「將→帶/有」，有 14 例。參看例句。

表 3

替換模式		例數	出現的地方	補充說明
將 ↓ 將	將將將將	2	006/011	
	將將××	3	021/031	
	將×××	3	015/047/050	
	計	8		
將 ↓ 拿	將拿拿拿	6	043/045/047/047/048/073	
	將拿××	1	102	
	將將拿拿	17	003/003/018/018/026/028/031/ 031/035/044/047/072/081/081/ 097/100/101	
	計	24		
將 ↓ 取	將將取取	7	024/031/031/033/047/048/077	
	將取取×	1	065	
	計	8		
將 ↓ 帶 有	將將帶帶	10	022/027/032/032/035/035/038/ 056/058/058	
	將將帶有	1	056	將○來→帶○來 →有○
	將將有有	1	043	將○來→有○
	將將有有	1	040	將○→有○
	將有有有	1	041	將○來→有○
	計	14		

將 ↓ 其他	將將拉拉	2	026/069	
	將將盛盛	1	024	
	將將廻廻	1	009	
	將將給給	1	017	
	計	5		
把 ↓ X	把拿拿拿	1	095	
	把守[把守] [把守]	1	040	
	計	2		
X ↓ 拿	拿拿拿拿	3	020/022/035	
	拿拿××	1	060	
	拿×××	1	088	
	檢拿拿拿	1	074	
	待拿拿拿	1	035	
	著着拿拿	1	024	
	擡拿××	1	069	
	××拿×	2	033/050	
	××拿拿	5	017/027/073/095/102	
	計	16		
拿 ↓ X	拿拿拿愛	1	086	
	拿拿拉拉	1	028	
	計	2		

(1) 「將→拿」型

[1] 將拿拿拿

<043>

01)『舊』 俺車房裏去，無甚明火，教小孩兒，將些箇燈來。02)『翻』 我車房裏去，沒甚麼火，教小孩兒，拿箇燈來。03)『新』 我們車房裏去，沒有火怎麼好，教小孩子，拿箇燈來罷。04)『重』 我們車房裏去，沒有火怎麼好，教小孩子，拿箇燈來罷。

[2] 將將拿拿

<018>

- 05)『舊』 大嫂，將蒿薦席子來，與客人每鋪。
- 06)『翻』 大嫂，將藁薦席子來，與客人們鋪。
- 07)『新』 大嫂，拿草薦席子來，與客人們鋪。
- 08)『重』 大嫂，拿草薦席子來，與客人們鋪。

(2) 「將→帶/有」型

[1] 將將帶帶

<022>

- 09)『舊』 …將弓箭器械，把那賊圍在一箇山峪裏，纔拿著迴來。
- 10)『翻』 …將着弓箭器械，把那賊圍在一箇山峪裏，纔拿着迴來。
- 11)『新』 …帶着弓箭器械，把那賊圍在一箇山峪裏，纔能拿着迴來。
- 12)『重』 …帶着弓箭器械，把那賊圍在一箇山峪裏，纔拿着迴來。

[2] 將將帶有

<056>

- 13)『舊』 恁高麗田地裏，將甚麼行貨來？
- 14)『翻』 你高麗地面裏，將甚麼貨物來？
- 15)『新』 你從朝鮮地方來，帶些甚麼物貨來賣呢？
- 16)『重』 你從朝鮮地方來，有甚麼帶來的貨物？

以「有」代替「將」改變了句子本身的性質，比如，13)~15)是「V+O+來」，而16)是單純的動賓結構，原來由「帶」構成的短語在16)中當作定語。因此我們要注意這些例子不是單純的詞彙代替。[3]「將有有有」型也是如此。

[3] 將有有有

<041>

- 17)『舊』 俺這裏今年夏裏天旱了，秋裏水澇了，田禾不收的上頭，俺也旋糴旋喫裏，那裏將糴的米來？
- 18)『翻』 我這裏今年夏裏天旱了，秋裏水澇了，田禾不收的，因此上，我也旋糴旋喫裏，那裏有糴的米？
- 19)『新』 我這裏今年夏天大旱，到秋來水澇了，莊家田禾沒有收成，故此，

我們都是現糴現吃，那裏還有糴的來？

- 20)『重』 我這裏今年夏天大旱，到秋來水澇了，田禾不收，故此，我們都是旋糴旋喫，那裏有糴的來？

還有「將→取」(8例)，「將→拉」(2例)等替換例。也可以說前者和「拿」有關¹²⁾，後者和「牽領」義有關。

(3)「將→取」型

將將取取

〈024〉

- 21)『舊』 既沒時，且著布衫襟兒，抱些草去，我將料水去。
22)『馱』 既沒時，且着布衫襟兒，抱些草去，我將料水去。
23)『新』 既沒有筐，且把衣襟抱些草去，我取料水去。
24)『重』 既沒有筐，且把衣襟抱些草去，我取料水去。

(4)「將→拉」型

將將拉拉

〈026〉

- 25)『舊』 那般者，俺打水去，怎將馬來。
26)『馱』 那般着，我打水去，你將馬來。
27)『新』 那麼着，我打水去，你拉馬來。
28)『重』 那麼着，我打水去，你拉馬來。

除「將1」之外，還有動詞「把」「拿」等的替換例。但是這些例子並不多，尤其是「把」的例子很少。這說明當時「把」很少做動詞用。不過看表2『舊』『馱』的統計，「把」也不是做虛詞用，總計也較少。

表 4

替換模式	例數	%
將→將	5	8.9
將→X (除「將」以外)	51	91.1
(其中「將→拿」)	(24)	(42.9)
Y (包括「將」) →拿	33	

從表 4 可以看出 90%以上的動詞「將」為其他動詞所代替，其中 40%以上被「拿」代替了。如上所述，「將 1 (執持/取得)」被「拿/取」代替，「將 1 (攜帶)」被「帶/有」代替。在這種替換過程中可以看出其精化的具體情況。另外，發生這個替換現象的時期可以說是在 16-18 世紀之間。

6.2.2.處置標誌「將 2」的替換情況

處置標誌的替換情況比動詞有些複雜。按照替換或變化的類型，我們把這些句子分為四類；一貫型、詞彙替換型、詞序替換型、附加型。除了一貫型的「將」以外，大部分的處置標誌差不多有由「將」換成「把」或附加「把」的傾向。參看表 5。

表 5

替換模式		舊	讀	重	新	例數	出現的地方
一貫型	(01)將	將	將	將	將	3	004/005/067
	(02)把	把	把	把	把	3	020/022/053
詞彙替換型	(03)將→把	將	將	把	把	9	014/018/018/020/021/ 021/026/076/088
		將	將	(無)	把	1	018
		將	(無)	把	把	1	018
	(04)投→把	「投」	把	把	把	1	020
	(05)將著→把	「將著」	「將着」	把	把	1	095
	(06)著→把	「著」	「着」	「放」	把	1	027
	(07)將→待	將	將	「待」	「待」	1	016

詞序替換型	(08)將 OV→VO	將	將	VO	VO	1	039
	(09)VO→把 OV	VO	VO	把	把	1	030
	(10)VO→把 OV →VO	VO	VO	把	VO	1	028
附加型	(11)把	(無)	(無)	把	把	8	014/016/018/045/088/ 088/090/095
		(無+裏頭)	(無+裏頭)	把	把	1	041
		(無)	(無)	把	(無)	2	023/041
	(12)恐怕 SV→不 要把 SV→怕 SV	「恐怕」	「恐怕」	把	怕	1	028
	(插進句子型)	(無句子)	(無句子)	把	把	1	021
合計						37	

[1]一慣型

在四種版本中，處置標誌沒有替換，一直用一種標誌。

〈005〉

- 28)『舊』 每日學長，將那頑學生，師傅行呈著，那般打了呵，則是不怕。
- 29)『翻』 每日學長，將那頑學生，師傅上稟了，那般打了時，只是不怕。
- 30)『新』 每日學長，將那皮頑的學生，向師傅稟了，就打了他，他也是終久不怕。
- 31)『重』 每日學長，將那皮頑的學生，稟了師傅就打他，他只是不怕。

〈020〉

- 32)『舊』 官司檢了屍，正賊捉不住，乾把地主并側近平人涉疑打拷。
- 33)『翻』 官司檢了屍，正賊捉不住，乾把地主并左近平人涉疑打拷。
- 34)『新』 官府去檢了屍埋了，正賊捉不住，單把地主併左近人拷打。
- 35)『重』 官府檢了屍埋了，正賊捉不住，單把地主併左近人拷打。

[2]詞彙替換型

主要有兩種下位類：(03)「將→把」型(9例，如例句36)~39))，「X→把」型(表5(04)~(06)，共3例，如例句40)~43)) and 「將→待」型(表5(07)，只有1例)。

<018>

- 36)『舊』 伴當你將料撈出來，冷水裏拔著，等馬大控一會，慢慢的喂者。
37)『翻』 火伴你将料撈出來，冷水裏拔着，等馬大控一會，慢慢的喂着。
38)『新』 火伴你把料撈出來，冷水裏拔着，等遲一會，好慢慢的喂馬。
39)『重』 火伴你把料撈出來，冷水裏拔着，等一會慢慢的喂馬。

<020>

- 40)『舊』 就那裏拿起一塊大石頭，投那人頭上，打了一下，打出腦漿來死了。
41)『翻』 就那裏拿起一塊大石頭，把那人頭上，打了一下，打出腦漿來死了。
42)『新』 就那裏拿起一塊大石頭，把那人頭上，打了一下，打出腦漿來死了。
43)『重』 就那裏拿起一塊大石頭，把那人頭上，打了一下，打出腦漿來死了。

[3]詞序替換型

這類型只有 3 例。有兩種下位類：(08)「將 OV→VO」型和(09)「VO→把 OV」型。

<039>

- 44)『舊』 因此，將那人家連累，官司見著落根尋逃軀有。
45)『翻』 因此，將那人家連累，官司見着落跟尋逃走的。
46)『新』 因此就連累他犯官司，現今着落他要那逃走的人。
47)『重』 因此就連累他犯官司，現今教他跟尋那逃走的人。

<030>

- 48)『舊』 這馬都卸下行李，鬆動肚帶，取了嚼子，這路傍邊撒了，著喫草者。
49)『翻』 這馬都卸下行李，鬆了肚帶，取了嚼子，這路傍邊放了，着喫草着。
50)『新』 把這馬上行李卸下，鬆了肚帶，去了嚼子，就在這路傍，放他吃些草。
51)『重』 把這馬上行李卸下，鬆了肚帶，去了嚼子，就在這路傍放他喫些草。

<028>

- 52)『舊』 恁牽迴這馬去，再牽將別箇的來飲，這馬都飲了也。
53)『翻』 你牽迴這馬去，再牽將別箇的來飲，這馬都飲了。
54)『新』 你把這馬牽迴去，再牽別箇來飲水，這馬都喝水了。
55)『重』 你牽迴這馬去，再牽別的來飲水，這馬都喝水了。

[4]附加型

附加型較多，共有 13 例。(12)〈028〉的例句，可以判斷為「丙 2」型處置句。

〈045〉

56)『舊』但是咱每行李，收拾到者，主人家的東西，休錯將去。

57)『馱』但是咱們的行李，收拾到着，主人家的東西，休錯拿了去。

58)『新』須把咱們的行李，查明白着，主人家的東西，不要錯拿了去。

59)『重』須把咱們的行李，明白查看，主人家的東西，休錯拿了去。

〈028〉

60)『舊』這槽道好生寬有，斯離的較遠些兒綫，又恐怕繩子斯扭著。

61)『馱』這槽道好生寬，離的遠些兒綫，又恐怕繩子紐着。

62)『新』這馬槽寬大，離遠些兒綫，不要把繩子紐着。

63)『重』這馬槽寬大，離的遠些兒綫，怕繩子紐着。

如上所見，詞彙替換型和附加型明顯的多於其他。王森 2001 指出西北方言因為經常接觸詞序 SOV 的藏語、蒙古語等，所以一般動詞的賓語放在動詞前面。之所以附加型多，也就是，元代的受事前置句後來加上處置標誌的佔多數，是因為當時受 SOV 型語言（可能是蒙古語）的影響。後來加上了處置標誌，也許像梅祖麟 1990 所主張那樣，是爲了辨別主語的施動者或受動者的性質。

6.3.主要特色

如表 2 所示，「將」的精化過程是由動詞功能開始，接著擴大到處置標誌等。

從上面的觀察就可以總結出如下的特點：1) 處置標誌「將」爲「把」所替換的時期大概在 16~18 世紀之間，2) 「把」字處置句的覆蓋範圍比「將」字處置句大，3) 無論是動詞還是處置標誌，在『舊』『馱』中「把」的使用頻率均較低。4) 沒有出現「拿」字處置句。

由此可見，『舊』反映的語言表示，處置時不多選用「把」字而多選用「將」字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從「將」「把」興替過程中很難看出其類化過程。按照張麗麗 2001 的論述，「將」「把」之間成立類化的條件是後起的處置標誌「把」在連動結構中應該一定程度抽象化。就是說，「把」在連動結構中作爲前項動詞，其功能擴大到引進工具的工具格標誌，其賓語由能掌握的具體對象擴大到不能掌握的抽象對象，而在『舊』『馱』中很少看到「把」字連動結構，其出現率

也很低。

7. 餘論

根據崔希亮 1996、吳福祥 1996、楊平 2002 和筆者的統計 (參看表 6)，可以指出只在『朱子語類』、『舊』、『鰾』、『老乞大諺解』裡「將」字處置句的出現率很高。而其餘的大部分語料中，「把」字處置句的出現率高。對『老乞大諺解』的這種傾向，崔希亮 1996:54 指出這是反映了編寫者的個人差異的可能性。很多學者指出「把」字處置句大致在唐代出現並發展。看來『劉知遠諸宮調』、『董解元西廂記』等語料反映著這條發展的路線，而在應該反映元明時期北方漢語的『舊』『鰾』裡「把」字處置句卻很少見。對此現象的解釋應該有如下幾種：1) 與編寫者的用詞傾向有關，2) 語體的問題。前者有兩種下位類，1-1) 主要反映個人語言 (idiolect)，1-2) 主要反映編寫者的母語 (方言)，後者主要是陳述句和對白句的差別。

對 1-1)，筆者認為，主張這種特色是反映個人語言的說法似乎沒有任何根據，因為是否如此很難驗證。然而考慮到『老乞大』是爲了去華北旅行的朝鮮人而編寫的漢語會話課本 (太田 1953)，並且在『老乞大』三種版本中「將」字處

表 6¹³⁾

語料	將字句	把字句	將/把 ¹⁴⁾	語料年代
敦煌變文集*	97	27	3.592	9-10c
祖堂集*	44	10	4.400	952
劉知遠諸宮調	18	34	0.529	1115-1234
董解元西廂記	2	125	0.016	1190-1208
朱子語類*	334	681	2.039	1270
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	107	158	0.677	1271-1368
水滸傳	220	1070	0.206	1340-1380
舊本老乞大*	15	3	5.000	1350?
朴通事諺解	15	33	0.455	1346-1423
鰾譯老乞大*	15	4	3.750	1517

老乞大諺解	18	3	6.000	1670
張本金瓶梅 (第 1 回至第 40 回)*	53	597	0.089	1695
紅樓夢	804	899	0.894	1715-1764
老乞大新釋*	3	29	0.103	1761
重刊老乞大*	3	27	0.111	1795

置句一律很高等事實，筆者卻不能全面同意崔希亮 1996 的論點而排斥 1-2) 的可能性。就 2) 而言，崔希亮 1996 根據『紅樓夢』的統計總結出在陳述句裡用「將」字處置句而在對白句裡用「把」字處置句的傾向。換句話說，口語裡多出現「把」字處置句。因此雖然『舊』與『紅樓夢』之間有時差，主要以對白句構成的『老乞大』裡應該多出現「把」字處置句，而『舊』『翻』則不然。這種特色也許反映了方言的特色。在表 6 中，與『老乞大』同時代的一些語料可以說是反映了華北或華北以南的語言的：比如『水滸傳』有江南方言的痕跡，『金瓶梅』反映魯南蘇北的方言。與此相對，『新』『重』等反映北京官話，而『舊』反映「漢兒語言」（鄭光 2003）。如果像太田 1969 指出那樣，編寫『舊』的人在瀋陽或遼陽居住的話，不能否認『舊』的語言反映了北京以北的，甚至可以說遼寧一帶的漢語方言的可能性。

再觀察一下『老乞大』各版本中的「將」「把」興替情況，不難看出兩者之間沒有勢均力敵的情況，到了『新』，大部分的「將」立刻被「把」淘汰。在「將」「把」興替過程中，往往能觀察到兩者並用的情況，而『老乞大』卻不然。換言說，似乎沒有處置標誌「將」類化「把」的過程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另一個特色，就是『老乞大』各版本中沒有「拿」字處置結構（或處置句）。然而，『張本金瓶梅』中能看到不少「拿」字處置連動結構等。參看例句。

[1] 甲 2 類

64) 但有些風吹草動，拿我箇帖兒送與周大人，點到奉行。(014)

65) 我穿的還沒有哩，拿甚麼與你！(033)

66) 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，謝希大又拿兩盤燒豬頭肉和鴨子遞與他。(052)

[2] 甲 3 類

67) 桌上擺着杯盤，婦人拿盞酒擎在手里，… (002)

68) 玉樓道：“六姐，教他燒了，拿盒子拿到這裡來吃罷。(019)

[3]乙2類

69) 說畢，又拿一盞茶吃了，…。(001)

70) 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，還套着我的鞋穿。(023)

[4]丙1類(「拿—殺氣」)

71) 他不知那裡因着甚麼頭由兒，只拿我煞氣。(018)

于紅岩 2001 指出「拿」字處置句產生於北方，以後在南方發展，而在北方卻沒有發展。『老乞大』反映的語言同樣是北方方言，而它沒有「拿」字處置連動結構或處置句。因此也可以說，各語料反映的語言還是有差別的。「拿」字處置句也許與此有關，可能在山東以南得到發展。

因為目前有如下理由：1)『舊』『繢』裡「將」是常用處置標誌，也是常用多義動詞，2) 看不到像 Her1994 所指出的所謂「將」「把」類化過程，3)『老乞大』沒有「拿」字處置句，4)『老乞大』反映北京或北京以北的漢語方言，所以筆者認為，處置標誌「把」不是在『老乞大』反映的方言裡發展，而是起源於別的方言。在『舊』『繢』裡「將」一直做「執持」義動詞，幾乎沒有用「拿」字的餘地，因此更沒有機會將「拿」字語法化進而產生「拿」字處置句了。雖然如此，這只不過是一個假設。為了證明這一點，今後還要調查更多的資料。並且對此問題繼續進行分析和研究。

〈參考文獻〉

貝羅貝 (Peyraube) 1989 「早期“把”字句的幾個問題」『語文研究』1989-1: 1-9.

崔希亮 1996 「“把”字句和“將”字句」『《紅樓夢》的語言』(吳競存編，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): 52-68.

刁晏斌 2001 『近代漢語句法論稿』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.

Ding, Picus Sizhi 2001 Semantic change versus categorical change: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BA in Mandarin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29-1: 102-128.

遠藤雅裕 2001a 「中國語動詞“拿”的多義の構造」『中央大學論集』第22號: 29-44.

遠藤雅裕 2001b 「『拿』的虛化」『中國文學研究』27: 34-50.

馮春田 2000 『近代漢語語法研究』山東教育出版社.

何亞南 2001 「漢語處置句探源」『南京師範大學學報』社科版 2001-5: 143-149.

- Her, One-Soon 1994 Interaction of Syntactic Changes. 『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』2: 263-292.
- 李泰洙・江藍生 2000 「《老乞大》語序研究」『語言研究』2000-3: 71-82.
- 石村 廣 2003 「“把”構文的表現法に關する一考察」『慶谷壽信教授記念中國語學論集』(好文出版): 21-30.
- 鄭光 2003 「『老乞大』・『朴通事』の成立とその變遷」(日本中國語學會關東支部 11 月臨時例會報告資料).
- 정광(鄭光)・남권희・梁伍鎭 2000 「元代漢語《舊本老乞大》—新發掘譯學書資料《舊本老乞大》—」『元代漢語本《老乞大》』慶北大學校出版部.
- 蔣紹愚 1994 『近代漢語研究概況』北京大學出版社.
- 蔣紹愚 1999 「《元曲選》中的把字句—把字句再論」『語言研究』1999-1: 1-10.
- 木村英樹 2000 「中國語ヴォイスの構造化とカテゴリー化」『中國語學』247: 19-39.
- 金文京・玄幸子・佐藤晴彦 譯注 2002 『老乞大—朝鮮中世の中國語會話讀本』(東洋文庫 699) 平凡社.
- 李文澤 2001 『宋代語言研究』線裝書局.
- Li, Ying-che 1980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verb and the coverbial phrase in Chinese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8-2: 273-293.
- 呂淑湘 1948 「把字用法的研究」『金陵、齊魯、華西大學中國文化匯刊』第八卷(據 1990 『呂淑湘文集』第 2 卷・商務印書館: 176-199).
- 梅祖麟 1990 「唐宋處置句的來源」『中國語文』1990-3 (據 2000 『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』商務印書館: 188-221).
- 太田辰夫 1953 「『老乞大』の言語について」『中國語學研究會論集』1 (據 1988 『中國語史通考』白帝社: 238-252).
- 太田辰夫 1957 「中國語法の發達」『神戸外大論叢』7-5 (據 1995 『中國語文論集 語學・元雜劇篇』(汲古選書 10) 汲古書院: 113-159).
- 太田辰夫 1969 「老乞大諺解・朴通事諺解」『中國語學新辭典』光生館.
- 太田辰夫 1981 『中國語歷史文法』朋友書店(原版 1958 年由江南書院出版).
- 錢學烈 1991 「試論《全唐詩》中的把字句」『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』(『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』編輯委員會, 山東教育出版社): 349-363.
- 孫錫信 2001 「詞匯興替和重新分析」『語文論叢』7: 39-44.
- 孫占林 1991 「《金瓶梅》“把”字句研究」『廣西師院學報(哲社版)』3: 74-82.
- 汪大昌 1998 「從《兒女英雄傳》看“把”字詞組的變遷」『首都師範大學學報』社科版: 184-188.
- 王力 1985 「中國現代語法」『王力文集』第 2 卷, 山東教育出版社(原版 1943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).
- 王力 1990 「漢語語法史」『王力文集』第 11 卷, 山東教育出版社(原版 1983 年脫稿,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).
- 王森 2001 「東干話的語序」『中國語文』2001-3: 225-229.
- 魏培泉 1997 「論古代漢語中幾種處置句在發展中的分與合」『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』4: 555-594.
- 吳福祥 1996 『敦煌變文語法研究』岳麓書社.

Xing, Janet Zhiqun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of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.
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-1: 101-144.

楊平 2002 「《朱子語類》的“將”字句和“把”字句」『漢語史論文集』(宋少年等編, 武漢出版社): 56-78.

楊占武 1996 『回族語言文化』寧夏人民出版社.

俞光中・植田均 1999 『近代漢語語法研究』學林出版社.

于紅岩 2001 「淺析“拿”字處置句」『語文研究』2001-3: 61-62.

袁賓等 編著 1996 『二十世紀的近代漢語研究』書海出版社.

張麗麗 2001 「試論促使「將」「把」虛化的因素」『臺大文史哲學報』55: 295-338.

祝敏徵 1996 『近代漢語句法史稿』中州古籍出版社.

〈語料〉

『舊本老乞大』慶北大學校出版部影印本

『翻譯老乞大』亞細亞文化社影印本

『老乞大新釋』漢城大學校藏本

『重刊老乞大』東洋文庫藏本

『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』齊魯書社 1991 排印本

<http://www.stanford.edu/~ulysses/jpm/>

注

* 本文是根據 2003 年 3 月 22 日漢語東亞語研究會第二屆例會(於青山學院大學)上發表的文章修改的。會上承蒙諸位老師、學兄們指教, 在此表示衷心感謝。此外, 此項研究, 獲得了中央大學 2003 年度特定課題研究費的資助, 謹此表示由衷感謝。

1) 「凡用助動詞把目的位提到敘述詞的前面, 以表示一種處置者, 叫做處置式。」(王力 1985: 130)

2) 在近代漢語裡, 「把」字也用作工具格標誌。因此「把」字處置句應該是「把」字句的下一類(俞・植田 1999: 81)。

3) Ding2001、Xing2003、石村 2003 等學者指出這種句式的主要特色就是顯示結果相(resultative)。處置句的原型意義包含著使令意義, 因此木村 2000 將處置句稱做「執行使役文」。

4) 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等前項動詞的「介詞化」究竟何時完成, 處置句的句法意義如何穩定下來, 哪種句式歸屬於處置句等問題, 似乎尚未得到最後的解決。介詞的認定在學者之間也不全都一致的。尤其是「拿」擁有濃厚的動詞性, 有時很難判斷是否介詞。因此本文無論前項動詞完成不完成「介詞化」, 一律把它叫做處置標誌。

5) 根據金文京等譯注 2002: 358-361。

6) 『張本金瓶梅』是以『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』(崇禎本)為底本的。根據齊魯書社版, 『張本金瓶梅』與所謂詞話本的不同點是; 第一回・第五十三回・第五十四回不同, 崇禎本刪去了詞話本中的大量詞曲, 崇禎本或改或刪詞話本中的魯南蘇北方言。

7) 馮春田 2000: 581 懷疑有否語法化現象, 就主張「漢語介詞由動詞轉化而來(由動詞用於介詞的語法位置), 而不泛言虛化」。

8) V_b 表示處置標誌「將」「把」「拿」等。

- 9) 例句的號碼是金文京等譯注 2002 的分段編號。這個分段採取『飜』的分段。
- 10) 정광 (鄭光) 等 2000 調查『舊』『飜』之間的異同，也指出「將 (執持)」為「拿」所代替。
- 11) 表 3 的「將將拿拿」等表示在相對應的句子當中『舊』用「將」、『飜』用「將」、『新』用「拿」、『重』用「拿」。「×」表示沒有相應的句子或動詞。
- 12) 「HOLD→TAKE」是一系列的動作，因此像「拿」這樣的動詞所範疇化的領域能擴大到 TAKE 領域。詳細內容參看遠藤 2001a。
- 13) 表 6 是在崔希亮 1996: 54 的「表一 歷史比較」的基礎上，加上吳福祥 1996 (敦煌變文集、祖堂集) 以及楊平 2002 (朱子語類) 的資料和筆者的統計資料 (加星號的) 而成的。
- 14) 「將」的例數除以「把」的例數。

表 2

	舊本老乞大(14C)				翻譯老乞大(1517)				老乞大新釋(1761)				重刊老乞大(1795)				張本金瓶梅(17C) 自第一回至第四十回			
	拿	把	將	計	拿	把	將	計	拿	把	將	計	拿	把	將	計	拿	把	將	計
動詞	7	2	59	68	17	0	47	64	38	0	2	40	35	0	2	37	409	13	3	425
動詞/工具格?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14	2	0	16
工具格	0	0	0	0	0	0	0	0	0	3	0	3	0	3	0	3	40	33	11	84
動詞/處置標誌?	0	0	1	1	0	0	1	1	0	0	0	0	0	0	0	0	11	1	4	16
工具格/處置標誌?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4	1	1	6
處置標誌	0	3	15	18	0	4	15	19	0	29	3	32	0	27	3	30	10	597	53	660
甲 1 處置 (作)	(0)	(0)	(1)	-	(0)	(0)	(1)	-	(0)	(0)	(1)	-	(0)	(0)	(1)	-	-	-	-	-
甲 2 處置 (給)	(0)	(0)	(2)	-	(0)	(0)	(2)	-	(0)	(2)	(1)	-	(0)	(2)	(1)	-	-	-	-	-
甲 3 處置 (到)	(0)	(1)	(0)	-	(0)	(1)	(0)	-	(0)	(2)	(0)	-	(0)	(3)	(0)	-	-	-	-	-
乙 1	(0)	(?1)	(1)	-	(0)	(?1)	(1)	-	(0)	(?2)	(0)	-	(0)	(?3)	(0)	-	-	-	-	-
乙 2	(0)	(1)	(11)	-	(0)	(2)	(11)	-	(0)	(20)	(1)	-	(0)	(19)	(1)	-	-	-	-	-
丙 1	(0)	(0)	(0)	-	(0)	(0)	(0)	-	(0)	(?1)	(0)	-	(0)	(0)	(0)	-	-	-	-	-
丙 2	(0)	(0)	(0)	-	(0)	(0)	(0)	-	(0)	(0)	(0)	-	(0)	(0)	(0)	-	-	-	-	-
副詞	0	0	0	0	0	0	0	0	0	0	1	1	0	0	1	1	0	0	6	6
量詞	0	5	0	5	0	7	0	7	0	9	0	9	0	7	0	7	2	31	0	33
助詞	0	0	29	29	0	0	27	27	0	0	0	0	0	0	0	0	0	0	31	31
總計	7	10	104	121	17	11	90	118	38	41	6	82	35	37	6	75	490	678	109	1277